

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

臧克家

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

臧克家 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內 容 提 要

收在這集子裏的二十三篇文章，大體上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作鬥爭的文章，這些文章，深入地揭露了胡風黑幫向黨進攻的許多罪惡事實，以及他們的『詩』的反革命實質。第二類是談詩的文章，佔了這個集子的大部分，其中，有對『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輪廓的鉤畫，也有對於詩的形式的探討，更多的是對一些有代表性的詩作的分析和批判。第三類談的問題比較廣泛，其中有關於魯迅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的論述，也有關於文藝工作者趕任務及反映新事物的討論。

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

臧克家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896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8 1/4 字數 147,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100 定價 (6) 0.72 元

目次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怎樣向黨領導的文藝陣綫進攻的	二
胡風的宗派情緒	一四
胡風反革命集團底『詩』的實質	二一
不是歌頌，是歪曲和侮辱	四五

二

魯迅先生與編輯出版工作	五二
『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	七九
聞一多先生傳略	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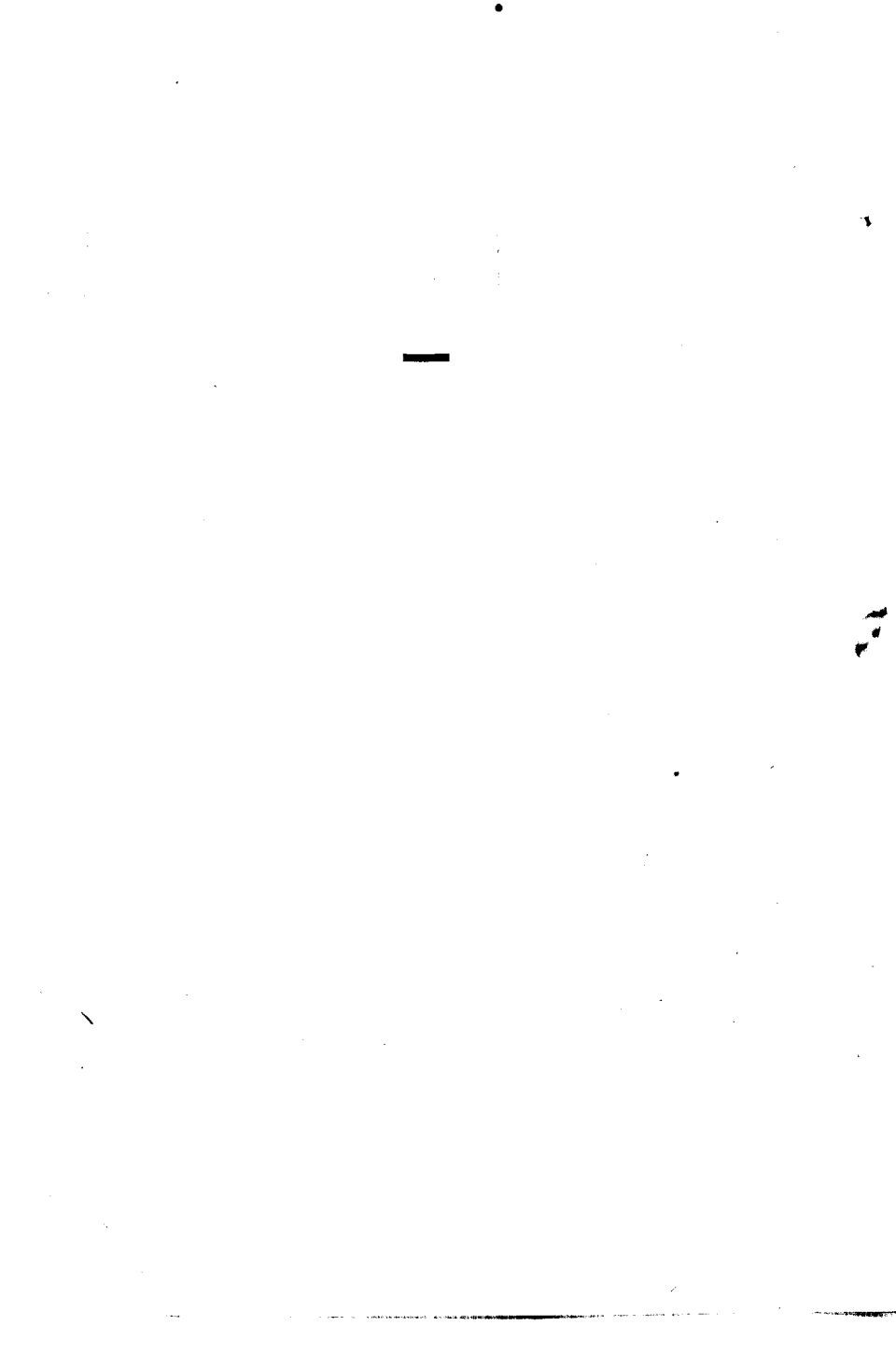
三

反抗的、自由的、創造的『女神』	一二六
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親！』	一三九

莊嚴美麗的詩篇	一四六
蘇爾科夫的『詩選』	一五二
李季的『生活之歌』	一六〇
馬凡陀的山歌	一六五
談一個青年工人的詩	一七三
一個農民詩人的詩	一八〇
撒尼族人民的敘事長詩——『阿詩瑪』	一八五
對『獻給志願軍』的意見	一九六
讀『屈原集』	二〇九

四

和工人同志談談新詩的形式	二二二
詩的朗誦	二二九
談趕任務	二三五
談『新事物』	二四二
學詩過程中的點滴經驗	二四七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怎樣向黨領導的

文藝陣綫進攻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長期以來，披着漂亮的偽裝，潛伏在革命陣營裏，有組織、有計劃地破壞黨在文藝方面的領導、破壞文藝陣地上的統一戰綫，猖狂地向一切進步作家和進步作品進攻，用他們的這種陰謀活動去配合蔣介石反動政權對革命力量的摧殘，以達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

從人民日報刊載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裏，可以看見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分子，用了多少狠毒下賤的字眼污蔑和咒罵黨的領導同志和黨與非黨的作家。他們罵郭沫若同志是『投機革命的市僧』、『政治賣乖』、『人民之賊』。胡風及其反革命的黨徒們，陰謀制定了兩個『批判』公式——『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他們用這兩個公式去套住一切在政治上、在廣大讀者羣衆中間發生了影響的進步作品，對它們進行致命的打擊。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同志在抗戰期間創作的幾部歷史劇，題材雖係取自過去史實，但其中充溢着作者的革命熱情，政治性、現實教育和啓發作用是極強烈、極重大的。它們爲廣大人民所喜愛，在國際上也引起了注意，國民黨反動統治是害怕這些起了革命武器作用的歷史劇的，因而對它們深惡痛絕。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人民的氣味不投，和蔣介石反動統治者的愛憎却是統一的。他們把郭沫若同志的歷史劇，作爲「主觀公式主義」的代表，對屈原、虎符等作品，胡風表現了他深刻的嫉憤。法官判案似地，胡風把它們判成「民族復古主義」，是「僵化在抽象的（虛偽的）愛國主義裏面……甚至投靠到忠君愛國的封建道德和間諜加色情的墮落趣味」（論現實主義的路）。在方然主編的呼吸第三期上，他們輕蔑狂妄地把虎符否定，把它說成是「無聲的燈影戲」。

他們用相反的另一個「批判」公式——「客觀主義」，去打擊沙汀同志的困獸記、淘金記和嚴文井同志的一個人的煩惱等作品。

困獸記在胡風及其黨徒的眼裏成爲作者「嘲弄着一個生命底鼻涕眼脂之事而已」的東西（呼吸創刊號小結），成爲「死魚的鱗」（呼吸創刊號）。而淘金記呢，則是作者「機智的賣弄」、「無生命的圖式」。一個人的煩惱是「思想力的灰白」、是「藝術的死滅」。

胡風反革命集團，爲了打擊解放區的文藝創作，破壞、取消它們在廣大讀者羣衆中間的

影響，他們用了噴人的血口，硬說『劉白羽、周而復的創作目標是圖式的片斷或圖式的演繹，雖然他們在寫「人民英雄」，但是由於創作過程不是真實的戰鬥過程，因此，寫出來的既不能是真實的「新」，又不能是真實的「人」』（呼吸第三期）。胡風在他的論現實主義的路中，一口咬定在廣大羣衆中有着極大威信和影響的解放區的「大多數」作品，都是『沒有思想力量』，只是『材料記錄的現象反映』。而方然則異口同聲地對『秧歌』『快板』（李有才板話）以及以新人物爲主人公的作品表示了輕蔑，說這樣內容和形式的一些作品都是『感情的冷淡、感情的低劣、感情的虛偽！』（文化的風貌：載呼吸第二期）

馬凡陀的山歌，是袁水拍同志的政治諷刺詩集，利用了山歌的形式，深刻地諷刺了蔣介石反動政權和他的主子美帝國主義的種種罪行，在抗戰勝利前後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中，起了不小的戰鬥作用，被羣衆所喜愛，在羣衆集會的場合，被朗誦出來作爲戰鬥的號角。它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嫉恨，它也引起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阿壠的嫉恨。他寫下了馬凡陀片論。阿壠在這篇文章裏用了『前進的投機』、『無聊』、『多毒』、『形式低級』、『形式落後』……種種惡毒的字眼來污蔑、打擊這本在羣衆中影響很大的政治諷刺詩，把它的作者袁水拍同志說成是『濃裝艷服的小市民』。

陳白塵同志的陞官圖，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權貪污腐朽、魚肉人民的反動本質，對它進

行了有力的諷刺，受到觀衆的普遍歡迎，因而也遭受了反動當局的種種阻撓和打擊，不能自由地在各地演出，這情況惹起了羣衆極大的憤怒。胡風反革命集團對於這樣一個政治性很強、對羣衆影響很大的戲，是不會保持沉默的。他們開口了。他們判定這是個「墮落的戲」，寫戲的是一個「墮落的人」。他們說它是「讓他自己和他的人物以及觀衆狂嫖一通的亂淫窟」、「傀儡戲和春宮圖的展覽」。說它是作者「在拚命迎合觀衆的性慾要求和挑撥觀衆的卑下的感官而寫的」，「這是穿着『現實』的外衣的市僧主義，這是藉『暴露醜惡』的掩護下的白晝宣淫」（泥土四期）。他們慣於把「性慾」、「淫亂」、「春宮」、「色情」等一套不堪入目的東西向別人栽贓，其實這正是他們自己的「夫子自道」。他們在他們「堂而皇之」地自封爲「權威」的刊物——希望上就會把筆記小說裏記載春宮的色情下流的文字全部照抄、轉載，名符其實地叫賣春宮圖（希望二集：關於幾個女人的是是非非）。

他們不但污蔑打擊了陞官圖這個戲，還進一步對它的作者陳白塵同志造謠污蔑。說「作者也因此發了財有了金條，住洋樓，買了全新的西式傢具」（泥土四期）。陳白塵同志寫了不謀而合的「批評家」們來反擊他們。說他們這一幫「批評家」和另一種「不寫文章，只用剪刀和紅筆，乾脆利落，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批評家」，「何以如此不謀而合地一致起來？一致的雙刀齊下」？作者說，「我希望他們僅僅是「不謀而合」，痛自反省一下，爲什

麼會「客觀」的做了幫兇？」文章結尾說，「聽說劇場裏當場就有人狂喊亂叫，破壞演出，跟「色情」論的「批評家」很像「預」謀而合。但君子愛人以德，我現在還不願意如此設想，以存忠厚。」從陳白塵同志的這篇文章看，他當時對於胡風集團的言論和行動已經深深地表示了懷疑。只是我們過去真是太「愛人以德」了。

胡風反革命集團對陞官圖的謾罵和打擊，受到了當時進步文藝界的批評。這批評更加激怒了這些陰險的反革命集團分子，他們在泥土五期「編後記」上，更加猖狂地辱罵批評他們的馬彥祥同志是「低級宣傳家」，許傑同志是「吹捧批評家」，郭沫若同志是「慣於依老賣老的才子流氓術學家三位一體的無條件反射論者」。泥土的編者氣勢洶洶地質問道：「我們的文藝界毫無疑問將因你們的慫恿而更趨於卑俗呵……！我們要問問你們，你們的熱情是不是扔到糞坑裏去了！」

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貫地仇視進步作家，把這些作家看做敵人，瘋狂地向他們進攻，和國民黨反動統治對進步作家的迫害起着配合作用。他們罵郭沫若同志的斥反動文藝是「漫畫的符咒」；罵田漢同志編的進步電影憶江南是有「惡劣傾向和惡劣意識」的影片；他們罵「五四」時代的進步老作家朱自清是「幾乎要從黃色書刊咀嚼出來他們的糖和豬油」的「用「背影」對着人生」的人物；罵人民英烈聞一多是「投機」；罵馮至同志是「墮落詩

人」；他們在刊物上變相地污蔑洪深同志，說他向國民黨公開告密。胡繩、邵荃麟、林默涵、黃藥眠、適夷、蔣天佐、李廣田、卞之琳諸同志和我自己，全成爲他們攻擊的對象。對於有的同志，例如老舍，他們用的是另一套「陽捧陰打」的兩面手段，譬如胡風公開地肯定駱駝祥子，背後却罵它「不成東西」！對於團結京劇藝術家梅蘭芳先生、國畫家齊白石老先生，他們也進行攻擊，認爲不該。

一九四七年前後，蔣介石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對於革命運動、進步文藝作家，實施了慘酷的摧殘和迫害，許多進步作家，遵照黨的指示，有的轉移到香港（待機轉解放區），有的進了解放區，這不僅是爲了避免損失，而是爲了更好地發揮戰鬥作用。蔣介石反動統治用武力、用殘害的手段阻止嚮往革命的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知識分子）進入解放區，而胡風同樣嫉恨青年到解放區去的願望，用『到處都是生活』的謬論去阻攔他們，形式上一武一文，但他們的目的和用心是完全一致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白色恐怖十分濃重的時候，專門打擊黨所領導的進步文藝運動和有羣衆影響的進步作家，同蔣介石國民黨裏應外合，他們的言論行動得到他們主子的歡迎和贊許，他們當然不會有什麼意外和顧忌。他們自己立腳在這樣反革命的立場上，在這樣無危險之地，放肆地大罵轉到香港待機轉解放區的進步作家是「胆小鬼」，罵黨的文藝工作者是

「躲在香島上的少爺」，是「離開了人民、離開了歷史、逃遁到海外去」「躲在海外睡覺的『海外英雄』」，是「精神低落以至墮落」的「勸人說謊容人作惡的假冒爲善的偽君子」（泥土六期空談及其他）。他們罵到解放區的作家，是「躲藏在安全的彼岸」、「無力和不願面對現實的作家批評家」（同上）。按照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分子的意思，這些黨的作家、批評家以及非黨的進步作家，頂好留在蔣介石反動慘酷的魔掌裏，聽憑他隨心所欲地殘害，他們好在暗中鼓掌稱快。

黨一直重視文藝這個戰鬥的武器，把它看作黨的事業的一個有機部分，對它進行了有力的領導和高度的關心。而胡風反革命集團，却一貫地向黨對文藝的這種領導和關心，進行瘋狂地攻擊。遠在解放之前，胡風反革命集團就開始辱罵黨的文藝理論是「封建意識的官僚」、「買辦意識的市僧」（阿壠），在「吃飽了酒菜躺在安樂椅上尋求開心的夢囈」（胡筭），是「不可救藥的先驗主義和『爬行經驗論』」（路翎），是「一股悶香，悶香雖然悶不死人，但人被悶香悶住了的時候，敵人就可以不費力地一刀結果你的性命」（胡風）。胡風公然把黨對文藝的領導、黨的文藝批評說成爲法西斯主義。胡風罵對論主觀的批評是「混蟲」的「法西斯口吻」（逆流的日子），他們罵黨的文藝批評者是「丑角」、「誇大狂」，是「暴君」（論主觀附錄，路翎的意見）。胡風在寫於不安的城中用國民黨的「警察文學」

來影射黨對文藝的領導與關懷，並把這說成是一種『不幸的』『災難』。胡風把黨的文藝理論比作法西斯的『警察文學』式的理論，他高呼『首先』要『撕碎』這種理論（逆流的日子）。

解放之後，胡風反革命集團並沒有歛跡，相反地，他們變本加厲地更爲猖狂地向黨進攻，胡風在他致黨中央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裏，公然把黨對文藝的領導說成是『軍閥統治』。胡風反革命集團仇視黨、仇視黨對文藝的領導，破壞革命文藝活動，打擊一切進步的作家，不但是一貫的，而且是越來越兇狠，越來越瘋狂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向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猛烈地進攻的同時，另一方面，熱心地在理論上替敵人的反動政治辯白。他們說『最反動的政治集團，還有「有原則的政治」與「無原則的匪幫」這個區別，就不能對於任何政治方面抹煞其中具體人物心意上的狀況』。他們替前者辯護說：『其傾向、其路綫、客觀上雖然反動，但其具體人物的心目中，却還真正的自以爲正確』，『在其走反動路綫的開端時，就更真誠的覺得自己是在執行進步策略了』，『把從前的反動人物說得好像一開始就有意識的反動……這是會無故犧牲很多人的』（論主觀）。在論主觀註九內，作者更進一步地說反動者開始反動時，『只從當時那純粹的思考上生出真誠的自信來，自信是代表着進步階級！這一點，也不能否認』。

依照這種反動的理论，他們大捧戰犯胡適，說：「胡適先生後來的專想結交顯要的作風，是頗爲世所非的，但據他自己解釋，則仍是出於救世的苦心，故即使對於官僚軍閥之流仍不欲輕易放棄希望云云。這解釋我相信並非飾詞。因爲他後來過的名人學者的生活，根本上已把他推到社會的上層，使他感受不到下層人民的力量，只看到既成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機構，那麼希望自然只好寄託在足以發動機構的官僚軍閥的身上了……」（思想建設與思想鬥爭的途徑）。胡風反革命集團，對於敵人是如此體貼入微，苦心孤詣地開脫他們的罪惡，成爲反動政治的忠實的衛護士。

不但如此，他們還更進一步公然向蔣介石匪幫獻媚。胡風要求作家描寫最反動的特務組織「別動隊」的「光明」、「健康」的一面，去激發讀者對於「別動隊」、「健康」一面的憧憬」（關於創作的二三理解）。在螞蟥小集之一裏，敵與友一文的作者說：「在今天，無論任何人，都可以覺得自己是在受着迫害的。官僚政客也受着別的官僚政客的迫害，這一個「將軍」不也受着另一個「將軍」的迫害嗎？」接着這個胡風分子污蔑進步作家的作品是「政治賣乖」，「引起維持現狀者憤恨」是當然的，因而也就無所用其憤憤不平。這個胡風分子最後反問道：「其實，一個劇本不能上演，一篇小說不能出版，算得上是迫害嗎？」叫作家不要正視黑暗反動的社會，叫人民在敵人的屠刀下甘心低首，胡風反革命集團所做的，正

是蔣介石匪幫所歡迎的，他們不僅爲敵人辯護，他們本身就是人民的陰險可怕的敵人！

胡風反革命集團，希望作家去描寫反動政治的『健康』『光明』面，暴露蔣介石反動統治黑暗的作品，則一律爲他們所嫉恨、打擊。記得抗戰初期張天翼同志寫過一篇有名的小說華威先生，在裏面塑造了一個抗戰小官僚的形象，作者給予他以有力的諷刺，這篇作品在當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爲抗戰初期的小說名篇，翻譯成爲幾種外國文字。而胡風反革命集團却不以爲然，認爲華威先生出國是暴露自己的家醜！他們站在什麼立場上說這種話？他們爲了什麼目的說這種話？在今天，這已經不需要多作解釋了。

對於黨的文藝統一戰綫，胡風反革命集團，一直是在辱罵、誹謗和破壞的。他們污蔑『大的方向相同』『戰鬥目標一致』爲抗日反蔣結成的統一戰綫政策是一塊『騙人的招牌』，是『市僧』的法寶，『早已是統治者用濫了的、並不是什麼真正的新鮮』東西，說它的『真正作用和目的』則是結成一條『市僧們打夥求財的陣綫』。他們『急迫地』要『即時地快刀斬亂麻地整肅』這統一戰綫，並且聲言『要一次一次地再組織自己的戰鬥力』『清算似是而非的參謀部』，要給黨以『毀滅性的、決定性的打擊』（逆流的日子序文，螞蟻小集之一，呼吸創刊號小結）。

胡風反革命集團，十幾年來一直在仇恨黨、仇恨黨的文藝統一戰綫政策，仇恨黨對文藝

的領導，仇恨團結在黨周圍的一切進步作家。他們的這種仇恨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們最近明目張胆地公然向黨大舉進攻，是『積了太多的憤恨』的一個總爆發。他們多少年來處心積慮、陰險狡詐地在秘密組織自己的反革命集團，和蔣匪遙相呼應，企圖破壞革命、破壞文藝統一戰綫，去實現他們反革命的『遠大的未來』。但是，黨的領導力量是無比強大的，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是提高了的，結果，被破壞、被『整肅』的不是革命陣綫，而是胡風反革命集團自身。

即使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昭昭然在人耳目、惹起全國人民烈火一般的憤怒的現在，也還有少數人存在着這樣一種思想情況：『胡風過去，對革命是不是還有點功勞？』這種思想，是一種有毒的思想。它不出於自發的階級同情，就是產生於對實際情況的蒙昧。

胡風混入革命陣營，比我開頭追溯的抗戰初期還要早十年。胡風一向是披着革命的外衣的，口頭筆下也常引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辭句做裝飾品。但是，我們能够只管贊賞他這革命外衣上的藻飾，不管這外衣裏裹着的是怎樣的一種本質嗎？一個敵人把尖刀對準了我們的胸膛，臉上却含着微笑，難道我們能够只管鑑賞這微笑因而把敵人認作朋友嗎？胡風在抗戰以前，就暗中破壞魯迅和黨的關係，破壞進步的文藝戰綫，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他是『內奸』。